

【齐风鲁韵】

——一座书院与它的乡土流变

东山书院七百年记

齐鲁大地，文脉绵长。平邑一隅，自孔门四贤遗风，至传承七百余载的东山书院，崇文重教之风世代相袭。本文追溯了东山书院从元初康氏义学到清代郭氏复兴的跌宕历程，展现了地方乡贤薪火相传、赓续文教的执着精神。书院不仅孕育了众多才俊，其衍生的《养正说》更与蒙学经典《弟子规》渊源深厚。回望这座书院的历史，既是对一方水土文化基因的探寻，亦是对尊师重教传统的礼敬。



东山书院遗存贤关圣域门额

□ 蔺如伟

山东省平邑县具有重视文化教育的优良传统。孔门72贤，出自平邑县区域的就有4人(曾点、曾参、仲由、原宪)。而境内传承延续700余年的东山书院则更为清晰地展示了平邑人重视文化教育的历史。

元朝建立后，如何加速封建化进程，又能保持本民族的传统优势和特点，是元代统治者面临的棘手问题。他们借鉴以往少数民族的汉化经验，把崇尚儒学作为发展文教的方针政策，一大批汉族儒士受到重用。其中，有一个叫康晔的，是金元之际闻名北方的大儒，他与元好问、张养浩等名流大家交好，共同受聘为东平府学教授。由此，东平府学成为元朝山东乃至北方重要的儒家文化传播中心。

当时，康晔的弟弟康恭受父兄之命将家搬到蒙山之阳的狄家庄(今平邑县仲村镇康家寨)。康恭也十分重视教育，在元仁宗皇庆二年(1313年)朝廷重开科举前3个月，决定在新家附近也创办一所学校。他与好友唐君合资购地数亩，很快便在村里兴办了一所义学。

康恭坚持开放办学，聘请名师任教，吸引附近向学的读书人前来学习，并得到康晔、元好问、张养浩等学术大家的鼓励和支持，其所办学很快成为当地知名的文教中心。康恭作为主持者，在校讲学，提携后进。其子康若泰考取了进士，官至礼部侍郎。学生李彦博也高中进士，官至国子监司业。其学生郾城县尹李彦审、胶州提举牛克明、蒙阴县尹陈稷、景山书院山长徐余，山东宪司书吏侯泰也都干出了一番事业。康氏家族为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，继续加大义学投入。康恭之孙、康若泰之子康宣继承父祖遗志，联合乡里有心兴学之士，扩建义学，使其完全符合当时书院的规制。康宣依据孔子登东山传播儒学的遗意，将义学更名为东山书院。从此，圣人之学通过有声的读书和无声的感化，在平邑及泗水、费县、新泰、蒙阴等周边地区传播开来。

到了明代，受宦官魏忠贤与东林

党人政治斗争的影响，东山书院发展受到打击。清代，在江西白鹿洞书院重修后，朝廷借机下令要求地方官员，劝学兴文，复兴地方儒学，并下令州县设专官祭祀孔子。东山书院在此背景下才得以重修。

康熙四十八年(1709年)，蒙山南麓贯庄人郭选眼见东山书院已然荒废，本地儒学式微，便倡议兴复书院，率先捐献土地，用作建造馆舍。刘洙等一批有志之士慷慨响应。郭选便集合众力，在贯庄东南创设了一座书院，书院名称仍沿用东山书院之名，体现了对前代乡贤兴学传统的延续。之后，郭选之子郭良贵又继续维持书院运行。二人义举传到曲阜，获得了曲阜孔氏衍圣公的认可，并为东山书院撰文募捐，出资帮助。

雍正五年(1727年)，郭选之孙郭翹楚继承父祖遗志，继续修葺东山书院。他曾入朝廷所办的国子监读书，后担任沾化教谕，仿效程朱理学先贤，尽心教导士人，在任5年，赢得当地士林心悦诚服。尤其是其在国子监时将所著《养正说》定位为清代教师教学指导用书。《养正说》与稍后出现旨在教育儿童的《训蒙文》(即《弟子规》前身)在框架、内容和教育主张等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，表明它们在教育理念和内容组织上具有深厚的同源性，只是教育对象有所不同。可以说，《养正说》是比《训蒙文》更早的儒家经典启蒙读物，可视作《弟子规》的重要源头之一。归乡之后，郭翹楚仍挂心儒学传承，不仅营建了书院建筑，还制定了书院规章制度。其著作被朝廷高度重视，并被时人誉为“开蒙养正最上乘”的读物，对后世文化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雍正七年(1729年)东山书院移建竣工时，曲阜第68代衍圣公孔传铎亲自作《移建东山书院记》，其胞弟、翰林院五经博士孔传鈺到东山书院移建现场宣读，镌碑立于书院。雍正八年(1730年)大学士、太子太傅陈世倌书“东山书院”匾额悬于书院讲堂。东山书院移建后，郭翹楚常约友朋讲学，立规条，严考课，培育出许多人才。后来，诸多考据学者聚集到山东为官，如太子太保、山东巡抚毕沅，致仕后加官至太傅、体仁阁大学士的阮元，山东布政使孙星衍等人。陈世倌本人也曾出任山东巡抚。他们为官之余，痴心于学术研究，为东山书院的发展提供了帮助。

东山书院一直运转到晚清，到光绪二十九年(1903年)改为小学堂，以新式学堂的形式，继续发挥着兴学化民的作用。抗日战争时期，被日本侵略者炸毁。

历经时代变迁和多次兴衰，书院取得了瞩目成绩，培育出众多的杰出人才，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许多动人佳话。

【行走齐鲁】



东明访庄子

□ 高贵华

暮秋的风卷着落叶，在田埂上打着旋。通往庄子观的路两旁，白杨、法桐正落着叶子，有些枝条已显光秃，枝丫刺向铅灰色的天空。这倒有几分像庄子笔下解衣般礴的画者，不拘形态，任其自然。我专程前来拜谒庄子观——这座坐落于黄河大堤上的院落。这里，似乎仍氤氲着两千多年前那位哲人的吐纳与气息。

庄子观坐落在东明县城东北的漆园故址旁，远远便见一道灰墙蜿蜒，墙头爬满干枯的藤萝，像老者额上的皱纹。推开那扇斑驳的朱漆大门，吱呀一声，仿佛撞开了时光的封印。院内不算阔大，却透着疏朗的气度。前院是一方天井，青石板铺就的地面凹凸不平，缝隙里嵌着些细碎的黄叶，几株老菊在墙角抱香枝头，风吹过，花瓣簌簌落下来，倒比精心修剪的名花多了几分野趣，更近自然。

穿过天井，便是主殿南华堂。殿宇不算巍峨，形制古朴，飞檐翘角皆带着岁月磨洗的温润，没有雕梁画栋的浮华，只在门楣上悬着一块黑底金字匾额，“南华堂”三字笔力苍劲，倒有几分《庄子》里大巧若拙的意味。殿内供奉着庄子塑像，衣袂飘飘，面容清癯，眼神却透着洞彻万物的澄澈。

绕到后院，竟是一片不小的园圃。时令已深，菜畦里只剩些残根断茎，却有几株芦苇在墙角自在生长，芦花如雪，随风摇曳。管理员说，这园圃是照着古籍记载复原的，当年庄子在此隐居，晨起荷锄，暮归著书，菜畦里的收成够果腹便好，从不求丰饶。我忽然想起《庄子·外物》里的故事。庄子家贫，向监河侯借粮，对方许诺待收得赋税便借他三百金，庄子

笑说，我来时见涸辙之鲋，只须一升水便能活命，若等你引来西江之水，它早成了鱼干。

站在园圃边的老榆树下，看风卷着落叶掠过灰瓦，忽然懂了这庄子观为何不事铺张。庄子一生推崇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”，反对刻意雕琢。这院落的朴素，恰是对他思想最好的注解。真正的智慧从不在高堂庙宇的辉煌里，而在田埂草庐的自在中。就像他笔下的大鹏，水击三千里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，从不是为了向谁炫耀。就像那棵不成材的樗树，正因为无所可用，才得以终其天年，在乡野间自在生长。

后院墙角有一眼老井，井口覆着青石板，凿着细密的纹路。俯身望去，井水清冽，映着天光云影，竟让人想起坐忘的深意。庄子说“安之若命”，不是消极避世，而是教人体悟自然与命运的节律，在顺逆中守住内心的安宁。这井水深邃，不正是他留给后世的隐喻？人的心，也该如这古井，不为外物搅动，方能照见本真。

暮色渐浓时，风更紧了些。我们离开庄子观，回望那道灰墙在夕阳里拉出长长的影子，忽然觉得此行并非寻访一座建筑，而是与一位老友对话。他让我们懂得，所谓人性的美好，恰如孩童般纯粹，如草木般自然，饿了便食，困了便眠，不为外界的评价患得患失，不为虚妄的欲望辗转反侧。

归途上，见田埂边有农人正在播种大蒜，动作从容。他们或许不懂《庄子》的文字，却早已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，活出了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”的境界。原来庄子的智慧从不需要高楼深院来供奉，它就藏在炊烟里，在泥土中，在每一个顺应天性、安然自足的生命里。

编辑: 向平 美编: 陈明丽

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